

三月里

的幸福饼

sanyue li de xingfubing

张小娴

三月里

的
幸福饼

sanyue li de xingfubing

张小娴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月里的幸福饼 / 张小娴著. —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00.12

ISBN 7-5327-2513-8

I. 三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53477 号

本书由明心社有限公司通过上海知信
授权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三月里的幸福饼

张小娴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5.625 插页 2 字数 75,000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10,000 册

ISBN 7-5327-2513-8/I·1464

定价: 11.00 元

小



物

她相信承诺，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：

漂亮的衣服、美味的食物、

男人的诺言。

她找寻幸福，然后发现，

失望，有时候，也是一种幸福。

因为有所期待，才会失望。

遗憾，也是一种幸福。

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。

她追寻爱情，然后发现，

爱，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。

语

*

我毫无理由地爱着另一个人，我仿佛知道他早晚会回来我身边。我祝愿他永远不要悲伤，我期望我们能用欢愉来迎接重逢。

至于我身边的男人，不过是阴差阳错，而在我的生命里勾留的人，我无法爱他更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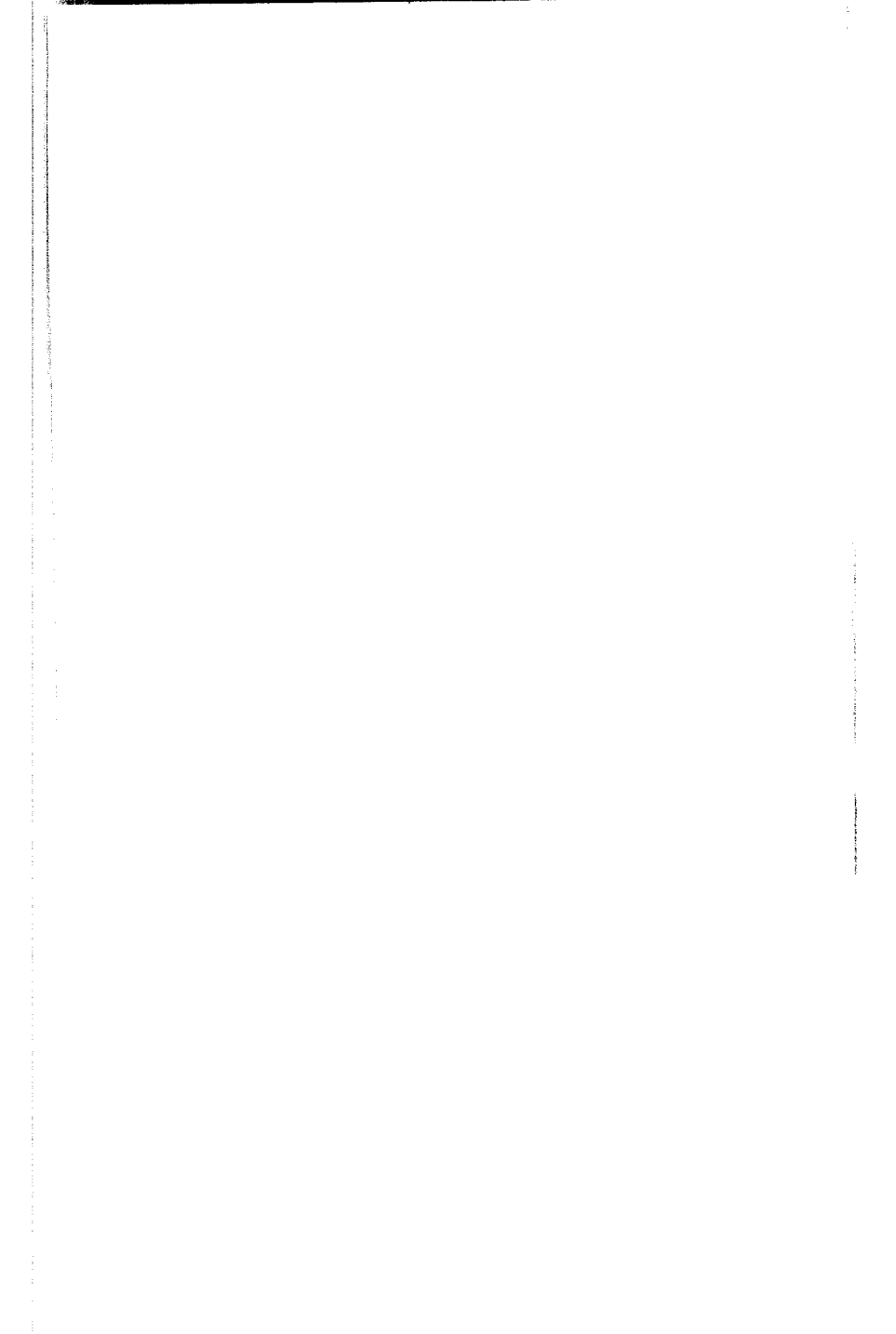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327-2513-8



9 787532 725137 >

定 价：11.00 元

第一章



一九八三年九月里的一天，大雨滂沱，还在念预科的我，下课后正赶着去替学生补习。

“周蜻蜓——”我的同学方良湄走上来叫我。

“哥哥问你有没有兴趣到电视台担任天气报告女郎，一星期只需要去三次，比补习轻松得多了。”良湄问我。

她哥哥方维志是电视台新闻部的监制，我们见过好几次。

“为什么你不去？”我问她。

“他没有问我呀！怎么样，你有兴趣吗？”

“不，我怕。”

“为什么不考虑一下？可以对着全香港的观众报告天气呢。”

“像这种恼人的天气，我才不想报告。若说明天的明天还是会下雨，多么令人气馁。”

“谁又可以控制明天的雨？”

“但我可以忘记它。”我说，“我赶着去补习。”

“明天见。”她说。

我跟良渥在雨中道别。听说，雨是女人的眼泪。在法国西北部的迪南城，如果结婚那天下雨，新娘就会幸福，因为她本该掉的泪，都在那日由天上落了下来。然而，在法国西部，普瓦图地区的人却相信，如果结婚那天下雨，新娘将来会比新郎先死，如果太阳当空，丈夫就会比妻子早一步进入坟墓。真是这样的话，我宁愿结婚那天下雨。比爱自己的人先死，是最幸福的，虽然这种幸福很自私。

回家的路上，雨依然下个不停，一间电器店外面挤满了观看电视新闻直播的途人。

“因香港前途不明朗，引致港元大跌，一美元要兑九点八港元，财政司宣布即时固定美元兑港元汇率为一点七点八。”一个名叫徐文治的新闻报道员报道。

我怔怔地望着荧幕上的他,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会相遇,相爱而又相分,一切仿佛是明天的雨,从来不由我们控制。

一九八六年一月,我在念时装设计系,是最后一年了,良涓念法律系。

一天,方维志再提起找我兼职报告天气的事。

“出镜费每次一百五十元,每次出镜,连准备工夫在内,只需十五分钟,酬劳算是不错的了。”他说。

“对呀,你还可以穿自己设计的衣服出镜。”

那时候,拿助学金和政府贷款念书的我,着实需要一点钱,良涓和方维志是想帮我的,所以我答应了。反正,没人能够控制明天的雨,我不去,也有别人去。更重要的,是我想认识文治。

“哥哥,你们那个报告新闻的徐文治很受欢迎呢,我们很多女同学都喜欢他。”良涓跟她哥哥说。

“这个人很不错,他是新闻系的高材生。”方维志说。

那一刻,文治对我来说,仍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人。

天气报告紧接着新闻报告之后播出,是在同一个直播室直播的。

我第一天上班,正好是由文治报告新闻。

从一九八三年在电视荧幕上匆匆一瞥,到一九八六年一月的这一天,经过两年,我终于见到真实的文治。

在那搭了布景的狭小的直播室里,我们终于相遇,是现实而不是布景。

新闻报告结束之后,文治站起来,跟我点了一下头。方维志刚好进来直播室,他拉着文治,介绍我们认识。

“周蜻蜓是我妹妹的同学,她是念时装设计的。”

“蜻蜓?”他对我的名字很好奇。

“是的,会飞的那一种。”我说。

“要去准备啦。”方维志提醒我。

第一次面对摄影机的我,彻底地出丑。我把稿子上那句“一个雨带复盖华南沿岸,预料未来数天将会有骤雨和密云”,说成了“一个乳晕复盖华南

沿岸”，我立刻发现直播室和控制室里每个男人都
在笑。摄影师更笑得双手都差点拿不稳摄影机。

节目结束之后，方维志上来安慰我。

“第一次有这样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。”

我看得出他的表情有多勉强。

我拿起皮包和雨伞，装着若无其事地离开直播
室。我真害怕明天走在街上有人认出我。

电视台外面，正下着大雨，我站在行人道上等
车，文治刚好也下班，他的电单车就泊在路旁。

“我第一次出镜报告新闻的时候，也不见得比
你好。”他微笑说。

他一定看到了我出丑，真是难堪。

“这几天的天气都不太好。”他说。

“是的，一直在下雨。”

“我第一次出镜的时候，双脚不停地颤抖。”

“我刚才也是。”

“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。”

“什么方法？”

“我用一只脚踏着另一只脚。这样做的话，起
码有一只脚不会发抖。”他笑说。

这个时候，一辆小巴驶来。

“我上车了。”我跟他说了。

“再见。”他说。

“谢谢。”

小巴开走，我把文治留在风雨中。在小巴后座回望在雨中的他，我突然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我们仿佛在哪里见过，在更早之前，也许是一九八三年之前，我们是见过的。

两天之后，当我再次来到直播室，每个人都好像已经怕了我。

刚报告完新闻的文治跟我说：

“别忘了用一只脚踏着另一只脚。”

我坐在圆凳上，用右脚踏着左脚，整个人好像安定了下来。

我把摄影机当作是文治，告诉他，这天气温介乎最低的十二点四度和最高的十五点七度之间，相对湿度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，未来数日仍然有雨。文治，明天还是会下雨。

“你做得很好。”方维志称赞我。

我很想多谢文治，他们说，他出去采访了。

文治这天出去采访，晚间新闻里，应该可以看

到他的采访报道。我洗了一个澡，正想看新闻，扭开电视机，画面一片朦胧，管理员说，大厦的公共天线坏了，明天才有人来修理。我想起附近有一间凉茶店开得很晚，店里有电视，于是匆匆换了一件衣服，冒雨到凉茶店看电视。虽然两天之后就可以在电视台看到他，不知为什么，这一晚我很想见他。

在电视荧幕上，文治正在报道一宗情杀案。男人用山埃毒死向他提出分手的太太。他亲自做了一个蛋糕给她，她不肯吃。他说：“你吃了之后就可以走，我不会再缠着你。”她吃了，死在他怀里。他把她的尸体放在平台上淋雨，相信这样可以让她洁净，洁净她不爱他的心。

他们结婚当天，是下雨吧？所以新娘先死。

从凉茶店出来，我发现文治的电单车就泊在路边。车身还是烫手的，他应该是刚刚走开。我站在电单车旁边，好想等他回来。我想，我可以装着刚好经过这里，而且顺道向他打听一下那宗情杀案。

十五分钟过去了，仍然看不见他。

三十分钟过去了，他依然没有回来。

一个开私家车的男人在泊位，车向后退的时

候，差点把文治的电单车撞倒。

“你小心一点。”我立刻提醒他。

我突然觉得我像一头狗，正替主人看守着他的东西，但是主人并没有吩咐我这样做。

四十五分钟过去了，文治还没有回来。他会不会就住在附近，今天晚上不会回来？

街上的行人愈来愈少，店铺都关门。我为什么要等他回来？也许我太寂寞了，我不想就这样回去那个没人跟我说话的地方。

车身早已经不烫手了，文治还没有回来。如果他回来时看到我在等他，他一定觉得奇怪，于是，我决定在附近徘徊，如果他回来，我就像先前想好的那样，装着刚好遇到他。

我走进便利店里买了一包果汁糖，出来的时候，刚好看到文治骑上那辆电单车绝尘而去。

我等了四十五分钟，才不过走开五分钟，结果只能够看到他的背影。

我花了那么多时间看守着那辆电单车，它竟然无情地撇下我。

我一个人，孤单地回去，雨落在我的肩膀上，明天，我要缝一件雨衣，那么下次为文治看守电单车

时,便不会给雨淋湿。

这以后我经常在直播室里碰到文治,我从来没告诉他,我曾经站在他的电单车旁边等他回来。

这种事,太笨了。

在阳光普照的一天,我用缝纫机缝了一件雨衣,像一条裙子的雨衣,腰间可以缚一只蝴蝶结,连着一顶帽子。雨衣是柠檬黄色的,在烟雨迷雾的环境下,黄色是最显眼的颜色。我希望下一次,文治会看到在他的电单车附近徘徊的我。

也许,那件柠檬黄色的雨衣真的奏效,那天放学的时候,忽然下雨,我拿出背包里那件黄色的雨衣穿上,在巴士站等车。文治驾着电单车经过,看到了我。

“你要去哪里?”他问我。

“去湾仔。”

“我送你一程好吗?我也是过海。这里雨很大。”

我求之不得,立刻跳上他的车。

“你是怎么看到我的?”我问他。

“你的雨衣很抢眼，像个柠檬。”

“我自己做的。”我说。我没告诉他为什么我要做这件雨衣。

“很漂亮。”他说。

“谢谢。”

“你住在湾仔吗？”

“嗯。你呢？”

“我也是，而且从出生那天到现在都没离开过。”

“你住在哪一条街？”

“谢斐道。”

“我以前也住在谢斐道，说不定我们小时候见过。”

“你现在住哪里？”

“骆克道。”

“跟家人一起搬过去的吗？”

“不，爸爸妈妈过世了，我自己只能搬到一个小单位。”

“哦。这几天都在下雨，这种雨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。”

“你为什么开电单车？很危险的呀，尤其下